

邵阳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研究

田程程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5年8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0月9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0月23日

摘要

邵阳方言中形容词重叠现象丰富, 囊括了单纯型重叠、扩展型重叠、加缀型重叠三种类型, 本文从邵阳方言的形式类型以及语法特征两方面, 对邵阳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进行描写。重叠式的类型主要例举了AABB式、ABAB式、AABB式、A里AB式、AAXY式、ABAC式、BACA式等形式的重叠, 并对邵阳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能受否定副词、程度副词修饰, 能够充当状语、定语、补语等句法成分进行具体描写, 并尝试与周边方言进行比较得出了在形式类型、组合能力等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

邵阳方言, 形容词重叠式, 形式类型, 语法特征, 差异

A Study of Adjective Overlaps in Shaoyang Dialect

Chengcheng T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ugust 26, 2025; accepted: October 9, 2025;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5

Abstract

The Shaoyang dialect exhibits a rich variety of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phenomena, encompassing three types: simple reduplication, expanded reduplication, and suffixed reduplic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patterns in the Shaoyang dialect from two perspectives: formal types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The types of reduplication primarily include AABB, ABAB, AAXB, A里AB, AAXY, ABAC, and BACA. The paper also describes how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in the Shaoyang dialect can be modified by negative adverbs and degree adverbs, and can function as adverbial, attributive, or complement clauses in sentence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Shaoyang dialect with neighboring dialects, identifying differences in formal types and combinatorial capabilities.

文章引用: 田程程. 邵阳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10): 542-551.

DOI: 10.12677/ml.2025.13101090

Keywords

Shaoyang Dialect,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Formal Type, Grammatical Features, Discrepanc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重叠式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尤其在关于动词及形容词重叠式的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类研究成果颇丰。截至目前,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已有百余篇,而专门针对湘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见于蒋协众(2022)、龚娜(2014)等学者的研究及相关硕博论文中,研究热度在持续升温,且多为单点研究。鉴于此,本文开展对同为湘方言的邵阳市区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的研究,以期获得新发现,补充湘方言形容词重叠式单点研究的内容。邵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资水上游,本文所描写的邵阳方言为邵阳市区方言,邵阳市区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邵武小片[1][2]。下面就邵阳市区形容词重叠式的类型和语法特征进行具体描写。

2. 邵阳市区形容词重叠式的类型

2.1. 单纯型重叠

2.1.1. AABB 式

AABB 式形容词重叠是普通话双音节形容词最常见的重叠形式之一[3],同样在邵阳市区方言中也十分丰富,用来表示程度加深,例如:

- 1) 恭敬——恭恭敬敬(表示做事有条理,一件一件进行,工工整整)
- 2) 怀歹——怀怀歹歹(形容人愚蠢,愚笨)
- 3) 癫懂——癫癫懂懂(形容人有些疯癫,不正常)
- 4) 哈呆——哈哈呆呆(形容人很傻)
- 5) 鲜明——鲜鲜明明(表示十分清楚明了或表示颜色色泽鲜艳)
- 6) 精爽——精精爽爽(形容人的穿衣打扮十分干净、清爽)
- 7) 干净——干干净净(表示尤其整洁,令人满意)
- 8) 糊涂——糊糊涂涂(形容人头脑不清醒,办事糊涂)
- 9) 醒=错——醒=醒=错=错 = (形容人喜欢惹事生非)
- 10) 点错——一点点错错(不分轻重地开玩笑,令人生厌)

2.1.2. ABAB 式

- 11) 梆硬——梆硬梆硬(形容十分坚硬)
- 12) 焦干——焦干焦干(形容很干燥)
- 13) 幽清——幽清幽清(形容水很清澈)
- 14) 墨黑——墨黑墨黑(形容颜色、肤色很黑)
- 15) 铁紧——铁紧铁紧(形容很紧密)

AABB 型与 ABAB 型词组在结构与语义上具有显著区别。AABB 的基式 AB 由两个实义语素构成,

其整体意义为 A 与 B 的综合概括；而 ABAB 的基式 AB 中，A 通常无实义，仅修饰和强调 B 成分，重叠后进一步强化 B 的程度。例如，“空白空白”中“空”修饰“白”，突显白的程度；“肥肥胖胖”则同时强调肥与胖的特征。

2.2. 加缀型重叠

2.2.1. AB 巴 B 式

在状态形容词 AB 以及形容词词素 B 中嵌入语素“巴”，嵌入词素后表程度加深，同时大多包含了说话人不满的情绪，具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而 AB 多为中性色彩的形容词，具体表现如下：

- 16) 清甜——清甜巴甜(表示过分甜蜜)
- 17) 梆硬——梆硬巴硬(表示硬的程度过头)
- 18) 冰清——冰清巴清(形容水等温度冰冷刺骨)
- 19) 清苦——清苦巴苦(形容苦得难以下咽)
- 20) 铁紧——铁紧巴紧(形容太过紧密，想分都分不开)

2.2.2. AXXB 式

AXXB 式形容词是在双音节状态形容词 AB 中嵌入叠音成分 XX 构成的扩展形式。该类词具有较强的类推能力，可通过重叠显著增强原式的程度义与感知度，从而提升表达的生动性与感染力，使听者更容易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其基式 AB 本身也是邵阳方言中常用的状态形容词。

典型的 AXXB 式的形容词有：

- 21) 咩黑——咩黢黢黑(形容黑的程度很深)
- 22) 清瘦——清嘎嘎瘦(一般用来形容人瘦得有些过分)
- 23) 梆硬——梆扯扯硬(形容物体十分坚硬)
- 24) 苦咸——苦些些咸(形容咸得难以下咽)
- 25) 焦湿——焦垮垮湿(形容湿得十分彻底)
- 26) 幽清——幽骨骨清(形容十分清澈)

语料显示，邵阳方言中表事物状态的形容词具有多种重叠形式，包括 ABAB 式、AB 巴 B 式和 AXXB 式。其重叠后的程度量呈递增趋势：从 ABAB 到 AB 巴 B 再到 AXXB，程度逐渐加深，语气及强调效果也逐步增强。例如，“瘪运”可重叠为“瘪运瘪运”(受潮较深)、“瘪运巴运”(干瘪程度更强)和“瘪垮垮运”(彻底受潮失脆)，分别代表不同的状态等级。

2.2.3. A 里 AB 式

这种重叠式多是 AB 式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前一个音节后，再插入中缀性成分“里”构成，一般不单独使用 AB，多用重叠式 A 里 AB 式，其中很大一部分以“A 里 A 气”的形式出现，表示“有点 A 儿”的意思，一般都带有贬义色彩，表嫌弃或不赞赏的意味，例如：

- 27) 哈里哈气(形容人有些蠢笨，带着傻气)
- 28) 痞里痞气(形容行为、外表等很下流，不正派)
- 29) 狡里狡气(形容人狡猾)
- 30) 宝里宝气(形容不聪明，有点宝气)
- 31) 油里油气(形容人油嘴滑舌)

此外，还有与之相似的“A 里 BC 式”[4]的形容词形式，如“假里胡充、清里巴早、稀里糊涂”等，表示贬义情绪，多用作句首状语。

2.2.4. AABX 式

这种重叠式是由带后缀的状态形容词 ABX 重叠前一个音节构成, 程度量上有所减弱, 重叠后的量有恰到好处意味, 例如:

- 32) 温懒喷——温温懒喷(水温温度刚刚好)
- 33) 将熟喷——将将熟喷(食物等刚熟)
- 34) 微热喷——微微热喷(温度有点热, 但是可以接受)

此外邵阳话中还存在与 AABX 式形容词相似的 AAB 式形容词, 例如“翻翻开、尖尖叫”等, 通常用作谓语。没有基式就没有重叠式, 因而将其看作普通形容词, 有程度意义, 表示程度非常深, 按照李宇明先生的形容词程度量的级次划分, 这一类形容词的程度或可划分为最级或超最级[5]。

2.2.5. AAXY 式

在邵阳话中,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 须附加上后缀性成分, 构成 AAXY 式, 程度量在原来的基础上少许加深, 最为典型的例如:

- 35) 红红哩喷(形容有点红)
- 36) 矮矮哩喷(形容有点矮小)
- 37) 瘦瘦哩喷(形容有点瘦小)
- 38) 宽宽哩喷(形容有点宽)
- 39) 酸酸哩喷(形容有点酸口)

这种加“哩喷”的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 具有小称色彩, 多表示某种客观陈述或喜爱的感情色彩, 例如用“红红哩喷”形容苹果, 是用于表示对苹果色泽的喜爱, 表示苹果熟得很好; 而“矮矮哩喷”、“酸酸哩喷”等, 是对事物的客观陈述。

2.2.6. ABBX 式

这种重叠式是由带后缀的 ABX 重叠音节 B 构成, 例如:

- 40) 凉朽哩——凉朽朽哩(形容天气很凉爽)
- 41) 瘦嘎哩——瘦嘎嘎哩(形容十分瘦弱)
- 42) 活灵=哩——活灵灵哩(形容十分活泼)
- 43) 汗巴哩——汗巴巴哩(形容流了很多汗, 汗涔涔的样子)

ABBX 式表示程度深、量足, 与 AAXY 式重叠式表示的量小、程度轻有所不同; 通常 ABBX 式形容词在表达积极意义的主观色彩时, 可后接小称后缀“喷”, 例如“凉朽朽哩喷、活灵灵哩喷”, 表达某种“适度的量”“足够的量”[6]。

2.3. 拓展型重叠

2.3.1. ABAC 式

相较于单纯型重叠和加缀型重叠, 我们认为拓展型重叠在日常使用得较少, 能找到的例子并没不多, 且多数感情色彩都为贬义, 例如:

- 44) 秧=精秧=怪(形容很精怪)
- 45) 骚里骚气(形容人很风流下作)
- 46) 哈里哈歹(形容人很愚蠢)
- 47) 笨脚笨手(形容人笨手笨脚)
- 48) 打脚打手(形容行事很匆忙)

2.3.2. BACA 式

BACA 式和 ABAC 式相类似,只是当中两个相同成分的位置不同,相比较于其他形式的重叠式,类推性小,平常使用较为频繁的有,例如:

49) 天远地远(形容非常遥远)

从上述的例证中我们发现,有些形容词可以有多种重叠形式,例如“铁紧、梆硬、冰清、非红”等形容词,既可以重叠为“AB 巴 B 式”又可以重叠为“AXXB 式”;“AABB 式”、“AXXB 式”等重叠式能产性强,能举出的例证较为丰。杨俊芳先生(2008)认为形容词重叠式的量是显性的,形容词通过重叠实现了隐性量向显性量的转变[7]。李宇明先生的“调量说”(1996)[8],指出了形容词重叠,可表示程度加强或减弱,邵阳话中形容词不同的重叠形式,可反映量的增加或减少,例如“AABB 式”、“AXXB 式”等,有程度加深、强调的意味,“AABX”式则相比于基式的程度有所减弱。同时,在进行语料收集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词语同时具备多种重叠式,如“焦干、幽清、瘪运=”等词语,既能重叠为 ABAB 重叠式,也能重叠为 AXXB 的重叠式,其中大部分的词语,如“焦干、瘪运=、非红”等词语,也能重叠为 AB 巴 B 的形式,且都表示程度加深的意味;AXXB 式的形容词基式 AB 除了经过重叠能形成 AXXB 的重叠式以外,也能重叠为 AB 巴 B 的形式,例如“清甜、梆硬、清瘦”等形容词,同时具备 AXXB 式与 AB 巴 B 式两种重叠方式,既能重叠为“梆擦=擦=硬、清嘎=嘎=瘦、铁骨=骨=紧”,也能重叠为“梆硬巴硬、清瘦巴瘦、铁紧巴紧”。

3. 邵阳市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特征

邵阳市区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在组合能力与句法功能方面与普通话大体一致,但也存在若干显著差异。例如,其重叠式可受程度副词修饰,若重叠式带贬义色彩,添加程度副词可缓和贬义程度;还可受“连唔……”、“牢唔……”等否定结构修饰,表示完全否定。在句法方面,该重叠式可充当主语和宾语,这一功能颇具方言特色;作定语和补语时则须分别附加结构助词“滴”和“得”,而作状语时则无需加“地”。此外,基式与重叠式在句法表现上亦有不同。下面进行具体描写:

3.1. 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形容词重叠后通常不再接受程度副词修饰,因其本身已蕴含高程度义(如普通话中不说“很红红火火”)。然而,邵阳方言中存在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重叠式的特殊现象,且该结构反而使程度量减弱,与普通话中程度副词强化语义的功能相反。邵阳方言的程度副词可分为两类:高量级(如“蛮”、“额外”、“好”)多修饰单音节形容词;低量级(如“有滴嘖”、“有点嘖”)则可修饰形容词重叠式。这种用法源于方言高度口语化的语境,其表达更为细腻、丰富,因此在特定交际需求下,允许程度副词与形容词重叠式共现,以传递更精细的语义与情感色彩。

邵阳话中形容词基式受高量程度副词修饰的情形,举例如下:

50) 箇只伢子蛮哈 这个男孩很傻。

51) 今日滴酒办得额外闹热滴 今天的酒席办得十分热闹!

52) 今日你好漂亮哦 今天你很漂亮!

*箇只伢子蛮哈哈醒醒。

*今日滴酒办得额外闹闹热热滴!

*今日你好漂漂亮亮哦!

形容词重叠式受低量程度副词修饰的例子有:

53) 箇只伢子有滴嘖哈里哈气 这个男孩有点傻。

54) 箇只妹子硬是有滴嘖懵懵懂懂 这个女孩有点傻。

55) 水有滴喷温温赖哩水有点温热了。

从上述例证中可以看到,低量程度副词“有滴喷”能与重叠式组合,重叠式的感情色彩可褒义也可贬义,在与带有贬义色彩的重叠式组合时,贬义意味得到了调和,表示厌恶、不耐烦的情绪有所减少。

3.2. 受否定副词的修饰

邵阳方言中的否定副词主要有“冇”(相当于“没/别”)、“冇有”(相当于“没有”)和“唔”(相当于“不”)。这些副词通常不能修饰形容词重叠式,例如不可说“唔癫癫懂懂”等。然而在实际语用中,仍存在否定副词修饰形容词重叠式的特殊现象。例如:

56) 你有哈哈呆呆你别犯浑!

57) 你有哈里哈气去扶他你别傻傻地去扶他!

58) 我手冇有冰构构清我的手没有很冰。

相较于重叠式而言,基式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则更为自由,如与否定副词“唔”组合:

59) 今日酒办得连唔闹热今天的酒席办得一点都不热闹。

60) 老头子今年上八十哩,脑壳牢冇糊涂老头今年八十岁了,头脑一点都没糊涂。

在“唔”前加上“连”或“牢”可进行彻底否定,其表达式为“连唔……”、“牢唔……”,意为“一点都不……”。受否定副词修饰后,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起到了强调和加重语气的作用,代表了说话人急切的心情,使得说话者的意图和情感更加鲜明和突出,可用于忠告或陈述事实,能够准确地传达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使交流更加有效和生动。

3.3. 作句法成分

邵阳方言中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呈现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基式与重叠式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差异上。重叠式可独立充当谓语、状语和补语;附加结构助词“滴”(相当于普通话“的”)构成“滴”字短语后,还可充当定语、主语及宾语。朱德熙(1982)曾指出,形容词重叠式在状语和补语位置上往往带有加重、强调的意味,而在定语和谓语位置上则表示一种轻微的程度。定语和谓语位置上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还往往带着爱抚、亲热的意味[9],现就邵阳话的实际使用情况,做具体分析。

3.3.1. 作定语

作定语是基式和重叠式很常见的句法成分,几乎各种形式的重叠式都可作定语。一般情况下,普通话的形容词重叠式充当定语都需带上结构助词[10],在邵阳话中,形容词基式作定语时,结构助词“滴”可带也可不带,而重叠式则需加上结构助词“滴”才可作定语,例如:

61) 臭柑子好多钱一斤臭柑子一斤多少钱?

62) 清甜滴西瓜一块八毛钱一斤甜甜的西瓜一块八一斤。

63) 清款款臭滴东西哪个得要很臭的东西没有人会要。

64) 酸酸哩喷滴柑子最好呷哩带点酸味的柑子最好吃了。

65) 箇嘎咩擦擦黑滴男人我唔喜欢我不喜欢很黑的男孩。

重叠式位于定语的位置上时,表强调和表轻微的情况都存在,例如例(63)中“清款款臭”用于表示强调突出,表示臭得让人难以接受,情感色彩是嫌弃、不屑的;例(64)的“酸酸哩喷”表示的是轻微的程度,表达的是喜爱、亲切的感情色彩。

3.3.2. 作谓语

形容词也常作谓语这一句法成分,邵阳方言中的形容词基式及重叠式在句中都可作谓语,但有所差异,基式有些可单独直接作谓语,有些则需带上程度副词等成分,重叠式通常可直接作谓语,这也印证

了沈家煊(1997)的论断: 状态形容词作为谓语是无标记的, 而作为定语是有标记的[11], 例如:

- 66) 他为人蛮大方。他为人很大方。
 67) 今日落嘎一天滴雨, 凉朽哩。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很凉快!
 68) 今早起个面硬是瘪=垮=垮=淡。今天早上的味道特别淡。
 69) 手冰构构清。手特别冰。
 70) 你有怀怀歹歹。你别犯浑。

形容词位于谓语位置上时, 多表示强调, 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情感上可表示不悦, 如例(69)的“冰构构清”表示, 手的温度低得离谱, 带有责怪的语气; 同时在谓语位置上时, 也可表达喜悦、开心的感情, 例如“嘴巴子亲蜜蜜甜”, 多用于表示小孩子嘴巴甜, 会说话, 惹人疼爱。

3.3.3. 作状语

邵阳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也可修饰谓词作状语, 例如:

- 71) 给我恭恭敬敬跪到那里。给我恭恭敬敬跪在那里。
 72) 你有狡里狡气做样子。你别狡猾地做样子。
 73) 恭恭敬敬把衣裳洗嘎。老老实实地把衣服洗了。
 74) 老实把实话讲把我听。老实跟我说实话。
 75) 把衣裳裤子干净洗嘎。把衣服裤子洗干净。

邵阳方言中形容词重叠式充当状语时, 直接修饰中心语, 不加结构助词“地”, 多用于祈使句, 起加深程度与强化语义的作用, 以促使听话者执行某一行。其感情色彩取决于基式: 若基式为贬义, 重叠式亦为贬义; 基式为中性, 重叠式亦保持中性。基式形容词本身较少作状语, 仅“老实”、“好势”、“干净”等少数可充当; 部分基式, 如“精爽”、“干净”, 重叠后可作状语。日常表达中状语常由单音节形容词充当, 如“快行”。重叠式中仅 AABB 式与 A 里 AB 式可作状语, 其余形式一般不具备该功能。

3.3.4. 作补语

邵阳方言的形容词也常充当补语成分, 用于说明动作的结果或状态, 形容词基式通常作结果补语, 若在其前加上“蛮”、“狂=几”、“格外”等程度副词可充当状态补语; 重叠式通常充当状态补语。朱德熙(1982)提出述补结构主要分为粘合式述补结构以及组合式述补结构, 组合式述补结构指带“得”的述补结构[9]。邵阳话中形容词基式作补语时, 可带“得”也可不带“得”, 重叠式作补语时, 前面则必须带“得”, 为组合式述补结构, 例如:

- 76) 长得蛮漂亮。长得很漂亮。
 77) 字写得蛮工整。字写得很工整。
 78) 酒办得闹闹热热喷。酒席办得很热闹。
 79) 喂得溜壮巴壮。养得很胖。
 80) 人长得矮矮哩喷。人长得有点矮的。

邵阳话中几乎各种形式的形容词重叠式都能充当补语成分, 作补语是邵阳话形容词重叠式的典型位置, 与沈家煊先生(1997)所认为的, 语言的典型位置是无标记性的, 非典型位置是有标记性的[11], 不同的是邵阳话重叠式作补语时, 重叠式前需加上结构助词“得”, 表示前一动作的造成的结果, 加深了说明程度, “洗干净”与“洗得干干净净”相比较, 后者明显程度更深。此外, 形容词基式作补语前不加程度副词时, 为中性的感情色彩, 带上程度副词后, 感情色彩变为褒义或贬义。

3.3.5. 作主语

邵阳方言的形容词基式和重叠式加上结构助词“滴”后名词化, 构成“的”字短语, 具备了一定的指

称性，即用来指称它所描绘的事物时[12]，可作主语，例如：

81) 那滴哈哈醒醒滴个数个冇得好下场 那些愚蠢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82) 清款款臭滴是莫子 特别臭的东西是什么？

83) 箇滴哈醒又在做什么子 这些蠢蛋又在干什么？

能作主语的形容词基式和形容词的数量十分有限，大多是经过省略后长期表达固定下来，如“冰清滴东西莫吃”省略为“冰清滴莫吃”。

3.3.6. 作宾语

同形容词重叠式加上结构助词“滴”才能作定语和主语一样，邵阳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作宾语也需要加上结构助词“滴”或“嘖滴”，例如：

84) 伢伢崽崽就喜欢呷滴箇个麻麻辣辣嘖滴 小孩子就喜欢吃麻辣辣的东西。

85) 要你买只五斤重滴鸡，你买只清嘎嘎瘦滴 让你买一只五斤重的鸡，你买个这么瘦的。

86) 我今日口连唔老，就只想呷滴清酸巴酸滴 我今天胃口一点都不好，只想吃点酸酸的东西。

87) 想唔到你喜欢箇个痞里痞气滴 没想到你喜欢这种不正经的。

88) 吃滴箇个冰清滴要得莫呐 吃这些冰冰凉凉的东西难道好吗？

与充当主语时类似，邵阳方言中形容词基式及重叠式直接作宾语的情况较为有限，多经省略并已固化为惯用表达。普通话中常见多个形容词连用作宾语，如“感到开心、愉悦、充实”，而邵阳话则无论基式或重叠式，均极少出现形容词连用充当宾语的用法。总结来说，邵阳方言中形容词的重叠式在各句法位置上的使用，不仅增加了语法的灵活性，也丰富了表达的情感层次，使得语言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

4. 与周边方言的差异

4.1. 与邵阳县话形容词重叠式的差异

邵阳县，作为邵阳市下辖的一个县份，地理位置上与邵阳市区紧密相连，北部直接与市区接壤。邵阳县的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中的邵武小片，这一方言区域的语言特点和使用习惯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蒋协众(2022)在其著作《湘方言重叠研究》中，以邵阳县的五峰铺镇和下花桥镇作为主要的调查点，对当地的方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理解邵阳县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其大部分词条和分析同样适用于邵阳市区的方言研究。然而，尽管邵阳县方言与市区方言在很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但在形容词的重叠使用上，两者之间还是展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差异：

4.1.1. 形式类型上的不同

邵阳县话重叠式后缀通常为“唧”、“哩”、“嘎”，如加缀型重叠的“AAXY式”中XY为“哩唧”，而同样为“AAXY式”的重叠式，邵阳话用“哩嘖”，举例及对照如下：

AAXY式：

酸酸哩唧——酸酸哩嘖

差差嘎唧——差差哩嘖

AABX式：

淡淡黄唧——淡淡黄嘖

微微辣唧——微微辣嘖

温温懒唧——温温懒嘖

将将开唧——将将开嘖

4.1.2. 组合能力上的不同

邵阳市区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一般不受高量程度副词修饰，而邵阳县方言则存在此类现象。这一差异体现了两地语法规则与表达习惯的不同，例如：

今日个菜蛮非咸巴 = 咸，害得我今下午吃咖三四到茶哩 今天的菜太咸了，害得我今天下午喝了三四次水了。

箇滴青菜蛮新鲜鲜哩唧，你唔多买滴 这些青菜非常新鲜，你怎么不多买一些？

在邵阳县方言中，重叠式前加高量程度副词“蛮”的情形，通常被认为是由于重叠式程度磨损或是误用的口语话所引起的[3]，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人们的习惯表达，普通话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邵阳市区方言与邵阳县方言在形式类型及组合能力上存在不认同，这些差异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湘语娄邵片的语言景观，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方言变异和语言接触的生动案例。

4.2. 与益阳泥江口镇大坝塘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差异

泥江口镇位于益阳市赫山区西南部，距离市区约 30 公里，其方言属于湘语长益片[1]，这里的形容词重叠形式多样，按照完全重叠和不完全重叠可分为 AAX 式、ABBX 式、AABB 式、A 里 A 气式、嗨 A 巴 A 式、A 啊 A 式[13]，通过与邵阳话的重叠式进行比较，显示出独特的语言特色和表达习惯。

4.2.1. 形式类型上的不同

泥江口话的重叠式类型只有 6 种，AXXB 式、ABAB 式、AABX 式等形容词重叠式在泥江口话中未出现，其中 ABAB 式为两个方言所共有的重叠式，但在能产性上两者存在差异。这类重叠式在泥江口话中并不发达，数量极其有限，而在邵阳话中其能产性很强，人们不仅会大量使用在普通话中大量出现的 AABB 式，例如“认认真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等，还会使用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表达，如“精精爽爽、癫癫懂懂、哈哈歹歹”等。同时泥江口话也有特有的重叠式，例如 A 啊 A，用于对人的性情或品质方面的评价，感情色彩多为消极意义，例如：

呆啊呆(呆呆的样子)

缩啊缩(畏畏缩缩的样子)

醒=啊醒=(傻傻的样子)

4.2.2. 句法功能上的不同

在邵阳话中，AABB 重叠式常作谓语，如“他有滴啧啧懂懂”，也可作补语，如“把屋里搞得恭恭敬敬”。而泥江口话中该形式多用作补语，如“洗得素素净净”，较少作谓语。此外，泥江口话的形容词重叠式作谓语时还可受高量程度副词(如“例外箇”、“嗨里”)修饰，例如“他例外箇呆啊呆”；邵阳话则仅能接受低量程度副词修饰，二者在副词适配性上呈现明显差异。

在作状语时，泥江口话的形容词重叠式需加状语标记“地”或小称标记“唧”，例如“素素净净地洗咖”；而邵阳话则通常无需附加任何标记，直接修饰动词，如“干干净净洗咖”。

5. 结语

邵阳市区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形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单纯型、加缀型与拓展型三类。该类结构在句中可充当多种句法成分，如谓语、状语、补语、定语，亦可借助结构助词充当主语和宾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重叠式可受程度副词与否定副词修饰，这一特征在普通话中较为罕见，反映出邵阳方言的独特之处。重叠形式的不同还往往带来情感色彩的差异。与周边湘语方言相比，邵阳方言在形容词重叠的使用上存在明显区别。此外，其重叠形式所表达的量化程度(加强或减弱)及其句法位置，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例如是否侧重于客观量度还是主观感受等问题。对邵阳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

当地方言的特点, 也可为汉语方言的共时比较与接触研究提供重要语料与参考。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望对该现象形成更全面与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 汉语方言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34-140.
- [2] 鲍厚星. 湘方言概要[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6.
- [3] 蒋协众. 湘方言重叠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173-210.
- [4] 储泽祥. 邵阳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171-188.
- [5] 中国语文杂志社. 语法研究和探索(8)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6] 朱景松. 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J]. 语文研究, 2003(3): 9-17.
- [7] 杨俊芳. 汉语方言形容词重叠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8.
- [8] 李宇明.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1): 11-20.
- [9]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7-126.
- [10] 邢福义, 《汉语学报》编委会. 汉语学报 第2期 2001年下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70-75.
- [11] 沈家煊.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J]. 中国语文, 1997(4): 242-250.
- [12] 龚娜. 湘方言程度范畴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 [13] 夏俐萍. 湘语益阳(泥江口)方言参考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198-208.